




世界文学名著青少版·经典名著 96

童年

〔苏〕高尔基 著
王梅 改写


 上海文艺出版社



世界文学名著青少版·经典名著 96

童年

〔苏〕高尔基 著
王梅 改写

 上海文艺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童年/(苏)高尔基著;王梅改写.
—上海:上海文艺出版社,2013
(世界文学名著青少版·经典名著)
ISBN 978-7-5321-4824-0

I. ①童… II. ①高… ②王… III. ①长篇小说-苏联-缩写 IV. ①I512.4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3)第 043084 号

丛书策划:黄育海 陈征
项目统筹:姜逸青 韩伟国
徐如麒 尚飞
责任编辑:夏宁
选题策划:尚飞
装帧设计:董红红 高静芳

童年

[苏]高尔基 著

王梅 改写

上海文艺出版社出版、发行

地址:上海绍兴路 74 号

电子信箱:cslem@public1.sta.net.cn

网址:www.slem.com

新华书店经销 山东德州新华印务有限责任公司印刷

开本 890×1240 1/32 印张 6.75 字数 136,000

2013 年 5 月第 1 版 2013 年 5 月第 1 次印刷

ISBN 978-7-5321-4824-0/I·3772 定价:20.00 元

让经典阅读进入语文教育和家庭教育

◎ 钱理群

北京大学教授

什么叫语文教育？就是爱读书、爱写作、爱思考的老师们带领着一批爱读书、爱写作、爱思考的学生一起读书、写作、思考，并在这一过程中享受快乐，来感受到人生生命的意义和价值。我觉得这就是语文教育，就是读、写和思考——所以，“阅读”在教育中具有特殊的重要性。

通过读书，青少年从原来一个本能的人变成一个文化人，由一个自在的人变为一个自为的人，人的成长就是通过读书来成长的。作为学校教育的阅读，不同于社会教育阅读，有一个很重要的特点——“经典阅读”。我经常讲一句话，我们要把整个民族和人类最美好的精神食品给我们孩子，这个精神食品就指经典。因为经典是人类文明的结晶，让孩子从小接触经典，也

就是让他站在巨人肩膀上，站在人类精神高地上，对他一辈子发展至关重要。

现在的阅读，特别是经典阅读，某种程度上是陷入困境的。经典阅读其实遇到两方面挑战，一方面是应试教育挑战，另一方面是网络的挑战。网络阅读当然有它的意义和价值，我们不否认。但是网络阅读有两个弱点：第一个弱点，它的阅读是“非个性”的，是一个群体的阅读，是炒作的阅读；另外一个弱点是不能进行深度阅读。而“个性化阅读”和“深度阅读”是经典的特点。所以我们强调阅读经典，既是教育本质所决定，也是当下中国教育所存在的问题决定我们必须要有经典阅读。

经典阅读分两类，首先是阅读原典。但是青少年阅读原典有一定困难，而且还有时间问题，因此经典的改写就有非常大的意义——它是一个桥梁，是一个引路人，当然这个“引路人”必须是高手。

这些年我提倡经典，跟许多老师讨论过现在孩子阅读经典适合的时间段：小学五年级、六年级，初中一年级、二年级，孩子有四年时间。因为三四年级太小了，到初三要应试了。这是一段珍贵的时间。而且根据我的接触，在这四个年级里面的老师有很高的积极性，他们毕竟离应试教育有一点点距离，因此有这么一种可能性来推动学生阅读。所以我希望家长、教师都能抓住这段时间，挑选名家改写的经典读本，让孩子能够亲近名著，让经典阅读进入语文教育和家庭教育。



童年

第一章	父亲去世	1
第二章	姥爷的家	14
第三章	小茨冈	29
第四章	火灾	52
第五章	姥姥和姥爷	66
第六章	噩梦	82
第七章	他们的上帝	91
第八章	好事情	105
第九章	彼得大伯	122
第十章	母亲归来	137
第十一章	父亲的故事	159
第十二章	继父	174
第十三章	母亲去世	193

第一章 父亲去世



在那个昏暗狭小的房子里，我的父亲平躺在地板上。他穿着一身白衣裳，身子伸得老长老长的；光着脚，那一双曾经令人感到亲切的手搭在胸前，扭曲而无力地打着弯儿。他的双眼紧闭着，成了两个黑洞；善良的脸黝黑，那龇牙咧嘴的样子让我很害怕。

母亲跪在他旁边，用那把我常用来锯西瓜皮的小梳子，为父亲梳理着头发。

她围一条红色的围裙，自言自语着，声音粗重而沙哑地，眼泪不停地从红肿的眼睛里流出来。

姥姥紧紧地拉着我的手，她也在哭，浑身发抖，弄得我的手也抖起来。

她想把我推到父亲身边去，我心里害怕，不愿意过去！

我从没见过这种阵势，有一种莫名其妙的恐惧。我不明白姥姥反复给我说的是什么意思：

“快，跟爸爸告别吧，孩子！他正当壮年就死了，你再也别想见到他了，亲爱的……”

我一向很相信我姥姥说的话。她现在穿一身黑衣，脑袋和眼睛都出奇的大，挺奇怪的。

我更小的时候，得过一场大病，开始是父亲看护着我；后来，我姥姥来了，她来照顾我了。

“你是哪儿来的呀？”我问。

“尼日尼，坐船来的；水面上是不能走的，小鬼！”她答。

水面上不能走？坐船！

啊，太有意思了！

我家的楼上住着几个大胡子波斯人，地下室住着贩羊皮的卡尔麦克老头儿；沿着楼梯，可以滑下去，要是摔倒了，就会头向下栽下去。

这一切我都非常熟悉，可我从来没听说过从水上来的人。

“我怎么会是小鬼呢？”

“因为你总是多嘴多舌的！”她笑嘻嘻地说。

从那一刻起，我就爱上这个和气的老人了，我希望她带我离开这儿。因为在这儿实在太难受了。

母亲的哭号吓得我心神不定，她可从来也没这么软弱过，她一向坚强而严厉。

母亲人高马大的，手劲儿特别大，总是打扮得整整齐齐的。可现在不行了，衣服凌乱、乱七八糟的。以前的头发梳得光光的，贴在头上，像个亮亮的大帽子；现在都耷拉在赤裸的肩上。她跪在那儿，有些头发都碰到了爸爸的脸。

我站在屋子里，可她看也不看我一眼，只是一个劲儿地给父亲梳头，泪水哗哗地流。

门外噼噼喳喳地站着些人，有穿黑衣服的乡下人，也有警察。

“行啦，快点收拾吧！”警察不耐烦地吼叫着。

窗户用一块黑披肩遮着，来了一阵风，披肩被吹了起来，发出令人恐怖的声音。

这声音让我想起那次父亲带我去划船的事。我们正玩着，突然天上一声雷响，吓得我大叫一声。父亲哈哈大笑起来，用腿夹住我，大声说：

“别怕，没事儿！”

想到这儿，我突然看见母亲吃力地从地板上站起来，可没站稳，又仰面倒了下去，头发散落在地板上。

她双目紧闭，脸色铁青，也像父亲似的一咧嘴：

“滚出去，阿列克谢！关上门。”

我飞快地跑到了角落里的一只箱子后面。

母亲在地上打着滚儿，痛苦地呻吟着，把牙咬得咯咯响。

姥姥也跟着她在地上爬着，激动地说着：

“噢，圣母保佑！瓦留莎^①，挺住！”

太可怕了！她们在父亲的身边滚来爬去，来回碰他，可他一动不动，好像还在笑！

她们在地板上折腾了好久，母亲几次站起来都又倒下了；姥姥则像一个奇怪的黑皮球，跟着母亲滚来滚去。

突然，在黑暗中，我听见一个孩子的哭声！

“噢，感谢主，是个男孩！”

姥姥说着，点着了蜡烛。

后来的事，我记不清了，也许我在角落里睡着了。

我记忆中可以接上去的景象，就是坟场上荒凉的一角。

下着雨，我站在泥泞的小土丘上，看着他们把父亲的棺材慢慢地放进墓坑。

① 瓦留莎：母亲瓦尔瓦拉的昵称。

墓坑里全是水，还有几只青蛙，甚至有两只跳到了黄色的棺材盖上。

站在坟旁边的，有我，姥姥，还有警察和两个手拿铁锹脸色阴沉的乡下人。雨点不停地打在大家的身上。

“填土吧，埋吧！”警察下着命令。

姥姥又哭了起来，用头巾捂着脸。

两个乡下人立刻撅起屁股，往坑里填土。土掉在水里，哗哗直响；那两只青蛙从棺材上跳了下来，往坑壁上爬，可是土块很快又把它们打了下去。

“走吧，阿列克谢！”

姥姥拍了拍我的肩膀，我躲开了，我不想走。

“唉，真是的，上帝！”

不知她是在埋怨我，还是在埋怨上帝。她默默地站在那儿。坟填平了，她还站在那儿，一动也不动。

天刮起风来，雨终于被刮走了。两个乡下人用铁锹平着地，噼噼啪啪地响。

姥姥领着我，缓缓走向远处的教堂。

“你为什么不哭呢？应该大哭一场才对！”走出坟场时，她说。

“我不想哭。”

“噢，不想哭就算了，不哭也好！”

我很少会哭，偶尔哭也是因为受了委屈，而不是因为疼痛什么的。我一哭，父亲就笑话我，而母亲则严厉地呵斥我：

“不许哭！”

我和姥姥乘坐着一辆小马车，走在肮脏的街道上。街道很宽，两边是深红色的房子。

“那两只青蛙，还能出来吗？”

“可能出不来了，可上帝会保佑它们的，没事的！”

父亲和母亲，从没有这么频繁地念叨过上帝。

几天以后，姥姥、母亲和我一起上了一艘轮船。

刚生下来的小弟弟死了，小小的尸体用白布包着，外面缠着红色的带子，静静地躺在一张小桌子上。

我坐在包袱上，从船上的小小窗户向外看，泛着泡沫的浊水向后退着，溅起来的水花不时地打在窗户上。我本能地跳了起来。

“噢，别怕！”

姥姥用温暖的双手把我抱了起来，然后又把我放到了包袱上。

水面上灰雾茫茫，远方偶尔现出黑色的土地，但马上就又消失在厚厚的浓雾之中。

周围所有的东西都在颤抖，只有母亲，靠着船站着，双手枕在脑后，一动也不动。她脸色铁青，一声不响。

她似乎变成了另外一个人，连衣服都变了；我觉得她越来越陌生。

姥姥不断地对她说：“瓦莉娅，吃点东西吧，少吃点儿，好吗？”

母亲好像没听见，依旧一动不动。

姥姥跟我说话总是轻声细语的，和母亲说话声音就大了点儿，可也很小心，似乎还有点胆怯似的。她像是有点怕母亲，这使我和姥姥更亲近了。

“萨拉多夫。那个水手呢？”母亲突然愤怒地吼道。

什么？萨拉多夫？水手？奇怪！

一个白头发的人走了进来，他穿着一身蓝衣服，拿着个木匣子。

姥姥接过木匣，把小弟弟的尸体放了进去。

她伸直胳膊托着木匣走向门口，可她太胖了，要侧着身子才能挤过狭窄的舱门。她有点不知所措。

“你看你，妈妈！”

母亲叫了一声，夺过木匣子，她俩走了。

我待在舱里，打量着那个穿蓝衣服的人。

“啊，小弟弟死了，是吧？”

“你是谁？”

“水手。”

“萨拉多夫呢？”

“那是个城市。你看，窗外就是！”

透过窗外的雾气，一块移动着黑土地时隐时现，像是刚从大面包上切下来的圆圆的一块儿。

“姥姥呢？”

“去埋葬你的小弟弟去了。”

“埋在地下吗？”

“是啊！不埋在地下埋在哪儿呢？”

我给他讲了埋葬我父亲时还埋了两只青蛙。他把我抱起来，亲了亲。

“有些事你还不不懂！用不着去可怜那些青蛙，可怜一下你的妈妈吧，你看她被折磨成什么样子了啊！”

汽笛呜呜地响了。我知道这是船在叫，所以并不怕。那个水手赶紧放下我，边跑出去边说：

“得快，得快！”

我稀里糊涂地也跟着跑了起来。

门外，昏暗的过道里一个人也没有。楼梯上镶着的铜片闪着光。往上看，一些人背着包袱、提着提包在走动。他们要下船了，我想我也该下了。

可当我和大家一起走到甲板上时，有人对我嚷了起来：

“这是谁的孩子啊？”

人们摸摸我、拍拍我，弄得我有点不知所措。这时，那个白头发水手跑了过来，抱起我说：

“噢，他是从舱里跑出来的，从阿斯特拉罕来。”

他把我抱回舱里，扔在行李上，吓唬我说：

“再乱跑我要揍你了！”

我呆坐着。头顶上的嘈杂声消失了，轮船也不噗噗地响了，船身也不再打颤。舷窗正对着一堵湿漉漉的墙，舱里很暗，行李好像都变大了一圈儿，挤得我喘不过气来。

我就这样永远被扔在了船上？

我去开门，但根本就扭不动那铜门把手。于是我抓起旁边的牛奶瓶，拼命地去砸门把手，瓶子碎了，牛奶顺着我的腿流进了靴子里。我非常沮丧，躺在包袱上哭了起来。不知什么时候，我噙着泪水睡着了。

轮船噗噗的颤动声把我惊醒，舷窗也变得明晃晃的，像个小太阳。

姥姥正坐在我身边梳头，眉头紧皱着，不停地念叨着什么。

她的头发很密，不仅盖住了双肩、胸脯、膝盖，甚至一直垂到了地上。

她用一只手把头发从地上抄起来，费力地把那把小木梳塞进浓密的头发里。

她的嘴巴不自觉地歪着，黑黑的眼睛生气地盯着面前的头发；她的脸埋在大堆的头发里，显得很小，看起来很可笑。

她今天看起来不太高兴，不过我问她头发为什么这么长时，她的语调还像昨天一样温柔：

“这大概是上帝对我的惩罚，让我成天要梳这头该死的头发！”

“年轻时，这是我炫耀的资本，可现在我要诅咒它了！”

“睡吧，宝贝，天还早呢，太阳刚刚出来！”

“我不想睡了！”

“好，不睡就不睡了。”她立刻就同意了，一面编着辫子，一面

看了看躺在沙发上的母亲。母亲躺在那儿，像根木头一样一动也不动。

“对了，你说说，昨天你怎么把牛奶瓶打碎了？小声告诉我！”

她的声音很温和、甜蜜，每个字都那么有耐心。我记住了每个字。

她笑的时候，黑色的眼珠亮亮的，闪出一种难以言表的快乐；她的牙齿雪白，面孔虽显略黑，可依旧显得年轻。

姥姥脸上最不好看的的地方，大概就是那个软塌塌的大鼻子了，还是个红鼻头。

她把我从黑暗中领了出来，走进了光明，还为我周围的东西带来了美丽的光环！她是我永远的朋友，是我最了解的人，我与她最知心！她无私的爱引导着我，让我在任何困境中都绝不丧失生的勇气！

四十年前的那些日子，轮船这样缓缓地前进着，我们在船上好些天才到尼日尼。我还能清晰地回忆起最初那美好的几天。

天气转晴后，我和姥姥就整天都在甲板上呆着。

伏尔加河静静地流淌，天空晴好，两岸秋色渐浓，一片收获前的景象。橘红色的轮船逆流而上，轮桨缓缓地拍打着蓝色的水面。轮船后面拖着一只驳船。驳船是灰色的，像只大土鳖。随着轮船的前行，两岸的景致不断地变换着，城市、乡村、山川、大地，还有水面上漂着的金色树叶。

“啊，好美啊！”

姥姥容光焕发，在甲板上走来走去，兴奋地瞪大了眼睛。

她偶尔站住，立在那儿，看着河岸发呆，她两手交叉放在胸前，面带微笑，眼含泪水。

我扯了扯她的黑裙子。

“噢，我好像睡着了！”她一震。

“你为什么哭啊？”

“亲爱的宝贝，我哭是因为我太快乐了！我老了，你知道，我已经活了六十年了！”

她闻了闻鼻烟，开始给我讲一些稀奇古怪的故事，有善良的强盗，有妖魔鬼怪，也有圣人贤士。

她的声音很轻，脸紧紧挨着我的脸，神秘地盯着我的眼睛，似乎从那里往我的眼睛里灌进了令人兴奋的力量。

她讲的故事非常好听。每次她讲完了，我总会说：

“再讲一个！”

“好，好，再讲一个！”

“有一个灶神爷，坐在炉灶里，面条儿扎进了他的脚心，他哎哟哎哟地叫唤：‘哎哟，疼死我啦，我受不了了！’”

讲到这里，姥姥会抬起一只脚，晃来晃去，假装非常痛苦，好像她就是那个面条儿扎进脚心的灶神。

和我一起听故事的还有船上的水手们，都是些留着胡子的高大男人。

他们夸赞姥姥讲得好，不断地要求：

“再讲一个，老太太！”

还说：

“走，跟我们一起去吃晚饭！”

餐桌上，他们请姥姥喝伏特加，请我吃西瓜，还有香瓜。

不过，这一切要偷偷地进行，因为船上有一人，不准所有的人吃水果，他若看见了就会蛮横地夺过水果扔到河里。这个人穿的衣服有点像警察制服，上面钉着铜扣子，还整天像喝得醉醺醺的，人们都躲着他。

母亲很少到甲板上来，她躲着我们。

母亲的身材高大挺拔，面孔铁青，粗大的辫子盘在头顶上，

像王冠似的。

她总是沉默着，好像有一层看不透的雾笼罩着她，她那双和姥姥一样的大眼睛，好像永远在从遥远的地方冷漠地注视着人世。

她曾经严厉地说：

“妈妈，人家可都在笑话你呢！”

“我不在乎，尽管笑话吧，让他们笑个痛快！”

我的头脑中还清晰地记得，姥姥一看见尼日尼，就高兴得像个孩子似的。

她兴奋地拉着我走到船舷旁边，大声地说：

“你看看，啊，真是太美了！”

“那就是尼日尼，天啊，多像神仙住的地方！”

“你看，那是教堂，好像是在空中飞翔！”

她兴奋地几乎流出泪来，央求着我母亲：

“瓦留莎，你快来看看啊？”

“你可能把这地方都忘了吧，快看看呀，你会高兴的！”

母亲非常勉强地笑了一下。

轮船泊在了河当中。河面上挤满了船只，成百根桅杆耸向天空。

一只满载着人的小船靠上了轮船，人们从小船上搭好梯子，爬到了轮船的甲板上。有一个干瘦的老头儿走在最前面，他一身黑衣，胡子是金黄色的，鼻子是弯的，眼睛是绿的。

“爸爸！”

母亲深沉而响亮地大喊一声，扑到了他的怀里。

他抱住母亲，抚摸着她的脸，轻声地抚慰着她：

“噢，傻孩子，怎么啦？”

这时，姥姥则像个转起来的陀螺，眨眼间就和所有的人拥

